

求恕齋
叢書

玉溪生年譜會箋

四

王谿生年譜會箋卷四

錢塘張采田編纂

吳興劉承幹參校

大中三年己巳 義山三十八歲

正月丙寅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奏吐蕃宰相論恐熱

以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之兵民歸國令靈

武節度使朱叔明邠寧節度使張景緒

紀後又作張君緒新書吐

蕃傳則作張欽緒冊府元龜亦作君緒與後紀各出
同此景緒疑卽君緒之訛一紀所書不容自歧

本道兵馬應接其來

舊紀

詔司勳員外郎兼史館修撰杜牧撰故江西觀察使

韋丹遺愛碑

原譜據通鑑 馮氏曰牧之爲司勳傳無細年月牧之文集云會昌五年十二

月自秋浦移守桐廬後四年守吳興則入爲司勳必在宣宗初至是年出守吳興也刺湖之命在秋時太平廣記采牧之湖州尋春較遲事亦云大中三年案牧之入爲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在大中二年三月見樊川集上周相公啟及宋州甯陵縣記其轉吏部員外郎授湖州刺史見新舊書傳韋丹碑云命首臣統於眾上丹公功狀聯大郎杜牧曰汝爲丹序而銘之授史臣尙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爲丹序而銘之是碑成在正二月閒集中贈司勳杜十三員外詩自注時杜奉詔撰韋碑必係同時所作所謂清秋一首杜秋詩者追敘之詞耳時未轉吏部故稱司勳乙集敘是歲葬牛太尉有杜司勳之誌牛僧孺五月葬其時牧之尙未轉官也蓋轉吏部及出守皆屬秋閒事杜集有新轉南曹未敘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吳興書此見志詩可證馮注謂未敘故仍稱司勳似未確

四月兵部侍郎判戶部事魏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原譜據新
紀舊紀同

五月葬太尉牛僧孺

據李珣神道碑僧孺神道碑曰公以大中戊辰

案李珣撰牛

歲十月二十九日薨以大中己巳歲五月十九日葬碑見文粹載此與乙集敘相印證

徐州軍亂以義成節度使盧宏正為武寧軍節度使

原譜據通鑑參全唐文

案新紀大中三年五月但

書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廓而不載宏正除鎮舊

紀則一字不書惟六月有御史臺奏義成軍節度使

韋讓於懷真坊侵街造屋已令毀折一事參互攷之

則宏正由義成移鎮徐州在是年明矣通鑑

不誤惟漏大中元年義成一除耳說已見前

六月康季榮奏收復原州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

石峽等六關訖邠寧張君緒奏今月十三日收復蕭

關敕於蕭關置武州改長樂為威州七月三州七關

軍人百姓皆河隴遺黎數千人見於闕下上御延喜

門撫慰令解辮賜之冠帶

舊紀

八月鳳翔節度使李玼奏收復秦州

舊紀 杜牧題永崇西

平王宅太尉勳院六韻結云隴山兵十萬嗣子握琬
弓注曰今鳳翔李尚書太尉長子其名其地其時皆
合必卽此李玼也補編爲滎陽公論安南行營將士
月糧狀側聞容廣守臣亦欲飛章上請臣緣乍到未
敢抗論已牒韋厘李玼錢箋曰二人新舊書皆無傳
以文義推之必一爲容管經略一爲嶺南節度也後
有爲滎陽公與容州韋中丞狀疑卽指厘至嶺南節
度之爲玼更無顯證樊南乙集序李玼得秦州敘在
商隱桂州從事之後考舊書文宗紀太和九年以金
吾將軍李玼爲黔中觀察使或中閒曾鎮嶺南史略
之耳案李玼似由嶺南節度遷鎮鳳翔杜集又有寄
唐州李玼尚書詩唐鄧節度元和十二年廢隸山南
東道玼之領州或因事左遷當又在收復秦州
後矣至韋厘後爲司農卿則見通鑑大中十年

九月辛亥西川節度使杜悰奏收復維州舊紀案

大中初出鎮西川降先沒吐蕃維州州即古西戎地也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其州在岷山之孤峰三面臨江天寶後河隴繼陷惟此州在焉吐蕃利其險要二十年閒設計得之遂據其城因號曰無憂城吐蕃由是不虞邛蜀之兵先是李德裕鎮西川維州吐蕃首領悉怛謀以城來降德裕奏之執政者與德裕不協遽勒還其城至是復收之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歸也

是年二月翰林學士承旨令狐綯拜中書舍人五月

遷御史中丞九月復充承旨尋權知兵部侍郎知制

誥舊傳參翰苑羣書重修承旨學士壁記

弟義叟釋褐祕書省校書郎改授河南府參軍本集案

文集爲弟作謝座主魏相公啟曰伏奉前月二十八日敕旨授祕書省校書郎知宗正表疏續奉今月五日敕改授河南府參軍依前充職者小宗伯之取士早辱搜揚大宗正之薦賢又蒙抽擢未淹旬日再授班資又謝宗卿啟曰曲蒙題目猥被薦聞卽以今月某日發赴所職此宗正卿當是由宗正出尹河南者義叟前已知其表疏故今又辟奏府僚也義叟登第在元年至此始筮仕矣原譜不載義山家族事今具詳之

義山由盤屋尉京兆尹留假參軍事奏署掾曹馮氏曰京

兆掾曹有功倉戶兵法士六曹參軍事各二人正七品下階此曰奏署固不拘品秩令典章奏

十月盧宏正鎮徐州奏爲判官得侍御史原譜據文集參本傳

案侍御史從六品下階通鑑注幕僚帶御史銜者謂之寄祿官亦曰憲官

案乙集敘二月府貶選爲盤屋尉與班縣令武公劉

官人同見尹

班縣令當取同班之義武公徐氏疑作武功蓋劉官人郡望也新書宰相世系

表京兆武功劉氏本出彭城後

周有石州刺史懿馮注未晰

尹卽留假參軍事專

章奏屬天子事邊康季榮首得七關數月李玘得秦

州月餘朱叔明又得長樂州而益丞相亦尋取維州

聯爲章賀時同僚有京兆韋觀文河南房魯

馮氏曰文粹有

房魯上節度使書全唐詩話長安水塔院有進士房魯題名處似卽其人

樂安孫朴曰馮氏

明誠金石錄唐崇聖寺佛牙碑孫朴撰大中時立似卽此孫朴

京兆韋嶠天水趙璜

宰相世系表璜字祥牙唐詩紀事開成三年登第

長樂馮顥彭城劉允章新

劉伯芻傳孫允章字蘊中咸通中爲禮部侍郎後爲東都留守

是數輩者皆能文字

每著一篇則取本去是歲葬牛太尉天下設祭者百

數他日尹言吾太尉之薨有杜司勳之誌與子之奠

文

此文惜不傳

二事爲不朽觀敘述收復河湟事則留假

參軍在是年選尉或當在二年冬暮也今分書之細

迹無煩再攷兩傳皆云京兆尹盧宏正

新傳宏正皆作宏止世系

表仍作正

表爲府參軍典箋奏宏正傳不言尹京且此時

早出鎮鄭滑原譜已糾之矣

馮氏曰尹稱牛僧孺曰吾太尉當是牛氏宗黨

與宏正必不合案舊紀大中五年有京兆尹韋博罰俸事或卽其人歟

又案舊書本

傳三年入朝京兆尹盧宏正奏署掾曹明年令狐綯

作相商隱屢啟陳情綯不之省宏正鎮徐州又從爲

掌書記馮譜信之因列徐辟於四年然乙集敘明言

十月尙書范陽公以徐戎凶悍節度闕判官奏入幕
則固在是年也且係奏爲判官非掌書記時初得侍
御史詠懷寄祕閣舊僚詩柏臺成口號芸閣暫肩隨
薛逢重送徐州李從事商隱詩蓮府望高秦御史可
證故其後多稱李侍御矣而二傳則渾書於王茂元
鎮河陽時皆誤也至屢啟陳情自絢內召已然是
年則篇什爲尤多豈必待大中四年令狐作相時哉
馮氏明知之而猶爲史文所誤則眞不可解已 又
案文章出當時紀載史則後人纂輯以文證史實本
譜通例惟乙集敘其中言明年者三言是歲者一言

某月者六覈之事迹無一相合宜馮氏不得其肯綮也今再定之敘言明年正月自南郡歸二月府貶選爲盩厔尉此明年指桂林從事之明年大中二年也還京選尉當在是年冬閒義山由洛入朝有九月於東逢雪可證敘言屬天子事邊及是歲葬牛太尉十月尙書范陽公奏入幕者是歲蓋指大中三年而十月卽是歲之十月不蒙上明年言也由是推之義山之入徐幕實在大中三年而還京在二年上范陽公啟所謂去年遠從桂海來返玉京馮氏以徐辟繫之四年者誤矣惟下文言明年府薨後卽接七月尙書

河東公守蜀奏爲記室一似宏正薨於大中四年而蜀辟亦在四年者余初疑其有訛而今知其本無訛也今欲攷宏正薨年必先攷仲郢守蜀及義山赴辟之年仲郢出鎮及義山赴辟余已攷得在大中五年則宏正之薨亦必在五年無疑宏正節度武寧通鑑書三年五月而其先尙有義成節度使一除事在大中元年自元年至五年僅及四年舊傳鎮徐四年雖誤若由宏正初出鎮時溯之數亦正合則宏正除鎮四年至五年而薨可知也旣宏正薨於五年而奏辟義山則在三年此文何以不言後年而必言明年豈

其自相侑舛歟不知宏正奏辟雖在三年十月而義
山到徐實四年春閒偶成轉韻詩有我來字必初至
徐時作下云臘月大雪過大梁義山臘月始過大梁
則抵幕必在四年正月矣故詩又云蒲青柳碧春一
色也義山四年至徐則所謂明年府薨者豈非指大
中五年乎特古人文簡中閒省書到徐歲月耳如此
解之固不必改讀明年爲他年而通篇豁然矣馮氏曰明
年二字猶曰他年凡越一年或二三年皆可通稱轉
韻詩中亦有明年字自再命芸閣至赴昭桂中閒相
距固數年矣案轉韻詩所謂臥枕芸香春夜闌明年
赴辟下昭桂者指會昌六年服闋重官正字事馮氏
未見補編移以證此不知雖然文中明年二字尙可
正與他年之義相反也

通融而言某月則必卽是年之月馮氏旣知是歲葬
牛太尉爲大中三年而復以後文十月屬之四年此
則余之所不敢附會也今試卽敘文總論之敘言余
爲桂林從事一段指大中元年事明年正月自南郡
歸至選爲盤屋尉一段指大中二年事屬天子事邊
至范陽公奏入幕一段指大中三年事而已兼到徐
之四年言之明年府薨至七月尙書河東公守蜀奏
爲記室十月改判上軍一段指大中五年事明年記
室請如京師復攝其事一段指大中六年事下言三
年已來喪失家道則別自大中五年數至七年專指

悼亡而言而三年字已遞到大中七年故後卽接以
十月宏農楊本勝始來軍中而以大中七年十一月
作敘之時收之自元年至七年所有事迹無不昭晰
無餘矣尙何誤會之有哉

編年詩謁山

箋曰山卽義山自謂此暗記令狐來謁
事也言我方欲就彼陳情而不料其匆

匆竟去徒令杯酒成冰所以有水去雲迴之恨也首
句則言安得長繩繫日使之多留片刻乎通篇融洽
矣馮氏謂義山往無題之景雲漿未飲結成冰卽一
謁令狐語妙全失杯春露冷如冰也與上明日箋曰寓意令狐之作當
首一時情事前晝此夜明與謁山參觀誰言二句
緣纔一面便隔三生知處句想其今日之居曾來句
記其昨日之來首二句卽長繩不能繫日之恨結言
迴憶昨事惟有凭闌聽雨獨自無聊而已假怨女私
會以寓身世交際之感集中此例極多末用健筆出

之沈著之至若實係艷情
措詞必不如此莊重也
昨日箋曰明日者昨日之

而追溯昨日也首句形神雖接次句好音不來未容
句水去雲迴之恨少得句言能見一面足慰相思然

已不可多得矣後半極狀癡情悵望景況二八月輪
團圓時少十三絃柱分散時多與上二篇同參真字

字血淚矣紫姑正月十五故事詩蓋作於贈句芒神
大中三年元夕後一日也馮編四年誤

徐氏云新書五行志大中年三年春隕霜殺桑詩當訪
作於是時案此類詩總是牢落之歎空看尤佳

人不遇留別館箋曰情深意苦頗難指其事以實之
馮氏謂至今令狐家未得見留待而作

似之卿卿他人固無此情哀箏馮氏云即何處哀箏
款也寓感與九日詩同

愁之切三四自桂管蜀中來也五六言舍此更無他
路故惟在爾門告哀七八言辦香何在徒又獨宿而

已箋曰湘波句兼指李回湖槿花二首箋曰自傷一
南幕事此屢啟陳情時作也

而作燕體二句言已受黨局之傷縱有文采不能顯
達也殷鮮二句言黨局襍沓遂至及我而受其累諺

所謂哭不得笑不得也後四句言我本令狐門下之人月裏雲中原自有主奈何遭此淪落望長安如三清仙島若今日之自歎離羣耶珠館二句以婦人之修容比已陳情恣態燒蘭二句寫通書問候時羞愧怍悵之況本以二句言我當日自欲遠彼而豈知今日翻怨其疏我迴頭二句無聊之極言只有問諸殘照耳雖殘照亦不能流連把玩矣以槿花命題碧瓦者朝榮暮落借以自喻且新從桂海歸來也箋曰一起聯狀其居之高華次聯寫其人之尊貴霧唾二句一嘖一笑皆耐人思歌從二句一樂一哀令人難測柳暗句彼之疏我荷欵句我之戀彼鈿轅句忽似有意金管句翻又無情夢到書成望之欲穿河流海沫引之將近吳市四句言從前屢有投贈初不知其中心究何屬也義山是年選尉京兆尹留假參軍此京兆尹不詳何人觀其稱牛僧孺曰吾太尉必牛氏宗黨無疑參軍一辟或亦子直情不可忍聊以此推薦酬其陳情也歟時必偶假以辭鸞鳳箋曰此選色義山喜懼過望故有此等詩也
尉非心所甘王子一聯謂京尹留假參軍管章奏義